

乔忠延散文选集·情思卷

天國 寄情

TIANGUOJING

乔忠延
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晋出版社

1261
2011331

乔忠延散文选集·情思卷

天国寄情



乔忠延
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国寄情 / 乔忠延著. —太原: 三晋出版社,
2010.10

(乔忠延散文选集)

ISBN 978-7-5457-0296-5

I. ①天… II. ①乔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03963 号

天国寄情

著 者: 乔忠延

责任编辑: 吕文玲

装帧设计: 霍国刚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三晋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68 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 (综合办)

E - mail: 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sjs.sxpmg.com>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03.5

字 数: 1420 千字

印 数: 1-1000 套

版 次: 2010 年 11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7-0296-5

总 定 价: 200.00 元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谨将此书献给八十大寿的父亲母亲

目录

Contents

花甲回望 /001

寄往天国的情书

湿透的情感 /005

哭泣的电话 /007

泪雨送妻归 /009

血红的生地 /011

伤感的空间 /013

揪心的童言 /015

碎梦何处寻 /017

节令的迷乱 /019

今夜我俩守岁过年 /021

大海是我的一汪泪 /027

枯荣岁月

山重水复 /035

迷途中的奔波 /039

痛苦的历程 /044

病痛死死缠住了妻 /047

忧心如焚 /050

无可奈何的煎熬 /056

生命的转机 /060

突出死亡的重围 /064

腿疼猝然而降 /068

黑暗中的苦苦摸索 /072

住院进了牛奶场 /076

艰涩的记忆 /081

不幸的大夫 /085

苦难中的觉醒 /088

无奈的惋叹 /091

焦头烂额 /094

再次转院 /097

暗夜里的领悟 /100

假作真时真亦假 /103

柳暗花明 /107

只要你过得比我好

心中的话儿说给你 /113

我怎么会病呢 /115

慌乱中错过了治病的

良机 /118

急于拔除病根,求医

进入误区 /121

终身病没有什么

可怕的 /124

胰岛素成了我生命的

支柱 /126

糖,又可爱,又可恨 /129

得了病的我还是我吗 /132

病人举动无小事 /135

适应竟是苦事情 /138

我学会了吃东西 /141

天天要有个好心情 /144

把自己的心放在自己身上 /148

一闪而过的小病可能是身体的提前忠告 /154

反复出现的病痛是身体的

无言警告 /157

要提防稳定中的渐变 /160

我的病痛知多少 /163

假如我有第二次生命 /169

附录

优秀散文家乔忠延

曾绍义 /173

《乡村记忆》:别样的文化

散文

李林荣 /193

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

奚学璠 /198

跋 /203

花甲回望

时光匆匆，人生短暂。以往听人说此话，自己也随声附和，却是秋风过耳，如今方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。今年1月正式退出政界，还原为从乡村出发时的布衣平民了。这不突然，2002年从繁忙的岗位淡出，离现在的退出就差一步了。干脆就将淡出变为退出，一心一意侍弄文字，用刻下的话说是和退出零距离了。如今看来，这零距离太关键了，不是关键在省略了退位的突然，而是那时就给了我回家的感觉，回家的自在。

此话怎讲？

说来有点含糊。知我底细的人会问：你这多年根本没有离开过生长的地方，何以会有回家之叹？这话对头，我是个极没出息的人，迄今没能走出故地，而且还没有再走出去的伟大理想。可以说，今生今世是守在家门口，窝在家里头了。那为何还要回家？

我这里说的家是作家。倘若将作家也算个家的话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冠之这个称号，我就游离于这个家的外头。尽管一直渴慕这个家，可是有了这个家后，却无法倾心呵护这个家，更无法温馨享受这个家，实在是一种难言的遗憾。所幸，7年前淡出了紧要部门，到了个松闲的单位。当时就想，既然紧要的可以放下，松闲的为什么放不下？于是，放下了，回家了。

回家的滋味真好。想读书，就读，一口气可以读个通宵达旦；想写作，就写，一口气可以写个夜以继日。当然，没有人指令咱了，苛责咱了，咱也不要和自己过不去。读书读到夕阳西下，上操去，去舒展筋骨；写作写到夜色渐深，上床去，去做个好梦。如此的日子充实而又自在，一篇篇作品，一本本书籍就这么问世了，行销了，选载了……

当然，能让颇多的文章走出陋室，走出临汾，走向全国，绝不是仅仅身体回家就行的，最关键的是灵魂要回家。现在想来，自晓人事，日渐成长，

这长大的过程就是一个灵魂出窍的过程。尤其是进入主管部门工作,想的、说的、写的、做的,全是与灵魂无关的事情。好在还有闹夜,那时的读书和写作才能稍稍感到灵魂的存在。走下岗位,回到家里,首先是让灵魂完完全全地回家,想的、说的、写的、做的,全是自己的,嬉笑怒骂落于笔端皆是文章,美得简直如花间一壶酒,对影成三人!这才知道世间还有这么好过的日子。

美好顺溜的日子过起来更快了,这不,一晃间虚数60岁了。60岁是花甲之年了,走下职位也就理所当然了。如果说,先前是在人生的戏台上唱戏的话,那日后更多的则是在看台上观望了。显然这还算个人生的转折点。在这个转折点上免不了要回眸往事,屈指数来在任上也干过几件还算亮响的事体,只是要把哪一件归到自己头上都不恰当。即使那事确实是自己主管的、主办的,可离了他人的协作还是难以干成,当然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。惟一可以记在自己名下的是,这些年还挤公务之隙写下了一些文章。因之,才有了些许安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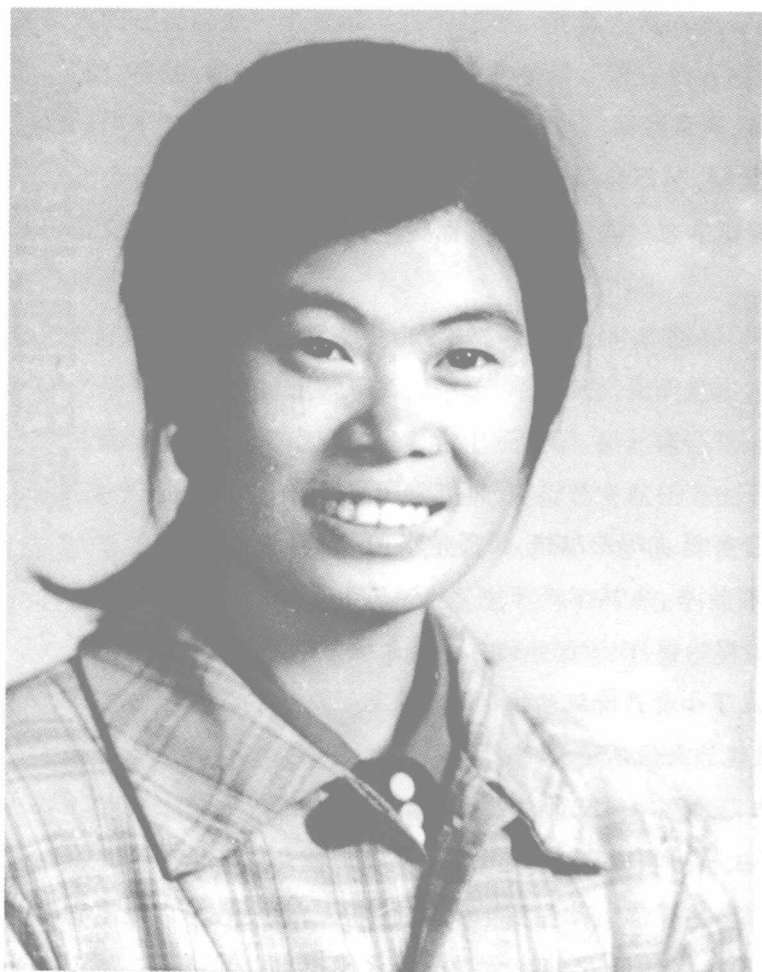
由这安慰生出的意趣就是编选这套散文选集的动机。尽管我明白,这些年的写作难能一心一意,只能时断时续,尤其是咱功底极差,入门时写的那些东西现在看来已丑得不成样子。不过,思索再三还是没有放弃,即使不能给人启示,也可给人警示,千万不要走咱这弯扭过的路子。如今还真编成了,共6册:《笔墨人寰》,散文集,多年记人记事的篇章;《烛光喷薄》,短文集,千字文的一个汇编;《心仪天地》,游记选,是这些年游览山水的观感;《妄言尘世》,随笔集,对历史、世事的一孔之见;《抚摸台湾》,纪实之作,写了和台湾的情缘,对台湾的感兴以及台湾的历史沧桑;最后一本是《天国寄情》,是让我最揪心的文字,是怀念亡妻的,将她患病治病的情况真实记下,目的是给他人一点启迪,内中有文: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》。

其实,只要你过得比我好,也是我写书、编书的愿望。倘看到此书的人能获得一些乐趣,我就知足了;能过得比我好,我就满意了。

2009年6月10日 尘泥村

寄往天国的情书

世事总会有很多阴差阳错,该写情书的年岁时局不允许我写情书,当然不是限制我一人,而是我们那一代人。那时候,政治挂帅的口号震天响,恋爱这样的事情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。谁沾惹了这情调,谁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。轻者惹人耻笑,重者要遭批判。情书沦为那个时代的禁区。后来,禁区破除了,我的青春也早成了昨日黄花。我不知道我还会写情书,只是别人写情书是甜蜜的,我写情书是苦涩的。那是因为患病 15 年的妻子郭冬芹未能挣脱病魔的纠缠,终于辞别了人世。痛定思痛,有许多话总想诉说,于是就伏案走笔写下了一篇篇怀恋旧事的文字。文章见报,众人说这不是情书吗?可是,这情书是无法亲自交到冬芹的手里了,我只能将之寄往冬芹栖息的天国。惟愿她能收到,能感受到来自凡尘的一点儿真情。



这是郭冬芹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照片。时光带着她的生命远去了，但是她当时的形象留下来了。她生命的过早凋谢成为永久的遗憾，惟此她过往的一切才更为弥足珍贵。于是，当一张老照片从无数尘封的书籍中显露时，现实的岁月立即涂染上了曾经风华正茂的色彩。

2009年10月19日

湿透的情感

好些天我没有握笔了，你的走溅起了我感情世界的巨大波澜，每一个细小的触动，都可能穿透我精神的堤坝，泪水滔滔汨汨泄出，以至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个男子汉。

你的生平介绍不是我写的。别人都认为我写你的生平最相宜，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莫过于我了。可是，我不能写，铺开纸，墨迹尚未显现，泪水已滴湿了案几。

你的祭文也不是我写的，是儿子写的。长子写头遍，二子写二遍，写完了请我看，我拿起来却看不下去，泪水盈溢在眼眶，模糊了视线，纸面一片花花点点。每一个花点都是一幅容颜，是你的容颜，是你遗像上那微笑的容颜。这辛酸的情景渲染着我的思忖。我想起流沙河先生关于烧书的那首诗。他烧的是契诃夫的小说集，书中有作家的相片，相片上的作家戴着眼镜，留着胡子，因而流沙河写道：

夹皮眼镜山羊胡，
你在笑，我在哭。

你在笑，我在哭！是的，你在笑，我在哭。我觉得此刻的情景正应了流沙河先生的诗句。似乎这诗句不是描写他当时的心境，倒是在预示我现在的悲情。不然，十多年了，这诗句为什么我过目难忘？

我终于看完了儿子写的祭文。断断续续，哽哽咽咽，波波折折，我从来

没有想到，在平展的纸页游移目光会是这般艰难。从头天晚上到次日凌晨，整整一个夜晚，我的情思湿了干，干了湿，让汹涌的波涛激荡地疲惫不堪。我不能说儿子写的祭文有多好，文章是稚嫩的。我不能说儿子写的祭文不好，感情是真挚的，至少，忆念是真实的。儿子写到了你的担水，虽然那是20年前的事了，他诉说起来如同昨日，让我觉得如在眼前。于是，你肩着担子，闪着水桶，一路颠簸，一路滴哒，滴哒的水滴从一里外的小泉洒落进咱的家门，颠簸进我的梦里。那一夜，我似睡非睡，似梦非梦，睁眼闭眼，都是你的影子。儿子说，你每天早晨头一件事就是担水，一趟一趟担满了水瓮，再去下地干活。你的忙碌就这样从早晨开始了，从农村开始了。我觉得儿子的话是一种象征，是一种忍辱负重的写照。你肩负着担子走过春夏，走过秋冬，担出农村，又担进城里，担走了全家辛劳的苦日子。

家境渐渐变了，好了，你可以放下担子喘喘气，歇歇脚了，你却病了，病得漫长而痛苦，痛得忧愁而无奈。想起来，就让人愁肠百结，就让人肝胆寸断。只怨那副担子，那副无情的担子，那副沉重的担子，而将那副担子负荷于你肩头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我。我后悔，我负疚，但是，任何后悔和负疚也难以挽回你的健康，你的生命。因而我不敢提笔，一提笔就会触动往事。我不敢触动往事，一触动就会泪流不止。

2002年6月15日

中言心语：

曾经很为偏激，说话办事无不偏激，还以为偏激是一种创新。随着年龄的增大才明白人间的大美在中，中是允执厥中，是中和，是中庸，更是中兴。因而愿用中言书写下心灵的悟语。

哭泣的电话

电话哭了！湿漉漉的铃声搅得人好心酸，好心酸。

我抓起话筒，父亲哭泣的声音立马激起我的痛楚。父亲在哭你，说不成话，只是哭。哭得我的泪水滴滴哒哒。我在哭，我却知道我不能哭，我应该坚强些，坚强才是对每位亲朋的安慰。我劝父亲节哀，说你的病不是一朝一夕了，迟早要走这条路，请他放宽心。

父亲的哭声却更高了，我听见他是说，将你的坟丘扎在祖茔里，就在咱爷奶奶的旁边。父亲不忍心让你一个人孤零零在野地里遭受凄风苦雨，丘在祖上的身边，仍然可以享受家庭的温暖。

我应着，声音的低沉，连自己也怀疑父亲是否听得见。可是，我无法发声，发声必哭，我不能让我的伤悲连带起父亲更悲的哭泣。父亲的嘱托却牵引出我长长的情丝……

你知道，咱家曾经五世同堂。五世同堂是一种荣耀和福分。可有谁清楚在这荣耀和福分背后，隐匿着世人早已忘却的辛酸。辛酸的原因起自爷爷。爷爷流落台湾成为家庭的悲哀。那年头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真紧，对早已僵死的地富反坏尚不放过，何况在彼岸图谋窜犯的反动派呢！我虽然没有见过反动派，可一出生就是反动派的孝子贤孙。文化大革命时，我不能加入毛主席的红卫兵；回到村里劳动，也受人歧视。光景过得艰难，岁数长得不慢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到了那个年岁，婚事成了我最大的难题。说东村不行，说西村不就，谁愿意走进这么个门第，睁着眼睛当反动派的孽子，再让自己的孩子也去洗涮那永远也洗涮不净的余辜。

你就是在这种困境中出现的,来年你给咱生了儿子,拯救了几近断续的香火。你过门时,奶奶多病,妈妈也多病。就用那个破旧的自行车,我今天驮奶奶看病,明天载妈妈抓药。每每动身,你都做好饭,让我们吃饱穿暖再走,回来时有吃有喝,还有你笑盈盈的春意。说来有趣,妈妈的病好了,好得让医生也出乎意料。先前炎夏酷暑,妈妈还要身披棉衣,体寒呀!自从妈妈抱上孙子,早上逗,晚上哄,逗来哄去,连看病抓药的工夫也没有了,其实也不用了,好了。脱了棉衣,扔了秋衣,妈妈成了健朗的妈妈!

谁也不会想到久未音讯的爷爷会回到了故里,一个几近残破的家庭居然五世同堂了。爷爷说过,你是个有功的人,看好病,好好享福。我们都一心一意为你治病。你知道咱们去过北京,去过太原,去过大大小小的好多医院。还不都是一个愿望呀,要你康复,要你享福。然而,愿望只是愿望,你留给我们的却是失望!

你走了,走得何等匆忙!你的生命似乎就是家庭渡险的舟船,一旦完成了使命,就决然而去。你让儿子哭,儿媳哭,孙子孙女也在哭,他们哭就哭吧,小辈应该哭!可是揪扯的母亲也哭,父亲也哭,电话也哭哭泣泣的……

2002年6月19日

中言心语:

- 爷爷说过,你是个有功的人,看好病,好好享福。
- 你的生命似乎就是家庭渡险的舟船,一旦完成了使命,就决然而去。

泪雨送妻归

日月无光,连天阴雨。在阅读儿子给你的祭文时,我不知为何增添了这样的话语?写下了,我真有些怀疑,因为你的过世,苍天真会落泪吗?

万没有想到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天,竟这么能够体谅我的心境。你出殡的那天,果然日头、月亮全隐了。月亮是头晚就隐了,夜就暗暗的,加上轻柔却不断簌簌响动的风声,真像是动情的哭泣。一夜哭泣,并没有宣泄尽内心的悲情,追悼会的时候,落下霏霏的雨滴。领导怀念你的生平,长子泣读你的祭文,陪着雨点,多少人的脸上挂着泪水,想念你呀,为何你要早早离去?

雨没有下大,还有 20 里路要走,要了却你的心愿,回到你辛勤劳作的故土去。车行的很是顺利,不多时就到了村口。近乡情更怯!此时,我深深陷入无限地悲痛里。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乡,就是在这条路上我将你迎娶进村里,迎娶进家里。那是个什么年头呀?饥谨的日子沉重地围困着我们,即使大喜的婚庆,也难办得体面风光。客是该请的,这是村里明媒正娶的新闻发布会,可是,饥谨年头请客不是件易事。早起,我们虽然也摆出了面条,但那是什么面条呀?棒子面条!那面条不能在锅里久待,也不能在碗里久待,待久了就会化为一碗糊糊。寒酸的日子只能让我们以寒酸待客。我家贫寒,你家也不宽裕,我们的新房里总该有一件家具,买不起新的,就把祖上留下来的那只大柜油漆了一下。大柜是笨重的,不便抬过去把你的那些衣服装进去再抬回来,一个十几块钱的箱子咱也买不起。你装衣服的箱子是向邻人借来的。记得新婚之夜,我要办的头一件事就

是趁着夜色，背着箱子还给人家。

唉，不说这辛酸的话了。那日，迎亲的爆竹一响，左邻右舍全涌出来了。来看你是个啥样子？说来好笑，我们订婚几年了，互相见面也就几次，乡邻们咋能认识你？不认识，就来看稀奇，稀稀奇奇指划你，我断续听着说你个头高，肤色白，长得好看。我的心里就甜滋滋、晕乎乎的。就这样，我晕乎乎的抬脚迈步和你从人群中走过，走过了一路的无酒自醉……

而今天，我又伴随着你回来了，回到了故地。当年迎亲的路，30年后变成了送你出殡的路，我的心如刀绞。爆竹声又响动了，一村的老老乡亲都赶来了，赶来看你，你却不能高挑着头站在人群中了。你静静地躺在灵柩里，安歇着早已疲惫的肢体，却不知道，你的静默惹闹出多大的悲恸！儿子哭，女儿哭，孙子孙女哭，哭闹得路人无不伤情落泪。最为揪心的是你那位大妈，古稀老人，也颤巍巍地来了，点一把纸钱，喊一声“苦命的孩子——”扑倒在灵前。她在哭诉，哭诉你干了一辈子，遭了一辈子，如今光景好了，日子美了，该享享福了，你却早早去了！

铁铸的肝肠也经不住这情感波澜的冲击，在场的老老少少饮泣成一片……不知什么时候，天下起了雨。我觉出下雨时头发早湿了，发尖上的雨水和泪水融成了一体。天，更暗了；雨，更密了。莫非上苍也经不住感情的冲击，放纵悲情倾盆而出？这可真是，天若有情天有雨了！你是凡人，我也是凡人，草木之辈能烦劳上天垂泪，真该欣慰了，你说是吗？

2002年6月15日

血红的生地

我去看你，看你的新居。已是初夏，浅春竞放的花朵已经开败，杏花谢了，桃花谢了，柳絮桐花也早开过了。挨近你的坟茔，没路了，双脚踏着田垅轻轻走去，惟恐惊扰了你的歇息，我知道，你确实累了，你的周围哪一块不是你耕耘过的土地？哪一畦没有留下你的足迹汗滴？从你过门起，主要的任务就是下地，下地劳动挣工分。工分就是咱家的收入，靠这工分咱要领回一家的口粮，用那点五谷杂粮填饱咱家三代人饥瘦的肚子。从我记事起，咱家就是亏款户，工分折合的那点钱远不足以换回队里的粮食。因此，领粮的时候总是怯怯的。那一年秋日，稻子分好了，在场里倒成了堆，我刚刚装进笕子，突然听见一声高喊，队长瞪着眼奔了过来，将我装好的稻子又倒了出去，说是咱家没交够粮钱！我懊丧着头，空落落走了回来。你不愿咱再受那样的屈辱，扑下身子挣工分，要给咱争回那丢掉的脸面。可是，那工分是好挣的吗？冬日你得冒风雪，夏日你得顶炎阳。你的手早就结了茧，粗糙的好像古树的老皮。粗糙的皮肤可以经受伏日的磨蹭，但一进冬天就惨了，寒风一刮，手皮就裂开口子往外渗血，渗血的手还得紧握钢镢，撕打土地，也撕打寒风。

想到你那渗血的手，眼前就殷红殷红的，红成了一簇簇，一团团。抹一下眼睛细细看去，是红色的花朵在眼前爆开，爆开得田垅红灿灿的打眼。那花朵是生地，生地开花了。似乎要抚慰我心中的冷凄，开得红火而热烈。我伏下身来，摸摸那红艳艳的花朵，一瞬间却幻觉到血淋淋的昨天。

那天，你真不该下地去。头天就有不适，你却没在意。一早就去了地